

鲁迅订正谁冷落朱自清?

——日记考辨举隅

□ 徐强

朱自清日记,是这位现代著名作家、学者的一宗重要文化遗产,也是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知识界情况的宝贵史料。但它有个特殊情况:自1934年7月起,朱自清日记多以英文(英文为多)书写。他逝世后,门生王瑶曾加整理,后选录部分条目刊布。新时期,朱自清日记经重新翻译整理,收入《朱自清全集》。这是目前所见日记的最全面貌,已成相关领域征引频率最高的日记之一。不过翻译造成的上千处舛误,严重影响到这座史料宝库的价值。笔者年来致力于通过多种手段尽量还原日记原貌。因多数手稿仍下落不明,把王译本与全集本对勘,是有效方法之一。本文撮举一例,俾能引起学界注意,同时作为朱自清、闻一多两位先贤120岁冥诞的纪念。

1945年9月17日日记,王瑶译本:

晨访一多,未遇。得闻太太允,翻阅一多手稿。得材料及启示甚多。预备《中国文学史》讲稿。下午一多访寅恪,约余陪往。寅恪甚冷淡,余无法引起谈话,略坐即离去。

《全集》本:
上午访一多,未遇。得闻太太许,阅一多手稿,资料丰富,很受启发。

准备中国文学史讲稿。拒绝

江清关于邀请邵、孙、沈及卡尔·陈的建议。此数人中,我只喜欢孙,拟往看望,与之话别。

一多今天下午看望寅恪。期望能与一多谈心,然彼冷冰冰。我大概是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人。

两本事实有区别,焦点问题则在:王瑶译本说闻朱结伴访陈,而全集本只说闻一多访陈;王瑶译本中,朱自清抱怨陈寅恪冷淡,而全集本中则抱怨闻一多冷冰冰。到底是谁“冷”遇了朱自清,乃至引起他的“吐槽”?

朱自清、闻一多分别于1925、1932年服务清华,终生任教中文系。陈寅恪1926年始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,后改任文、史两系合聘教授,联大时期则专任历史系教授。1940年8月离联大赴港,转道去英国,为战事所阻,历任香港大学、广西大学和成都燕京大学教授。1945年8月战争结束,英方再请其赴英治疗眼疾并讲学。9月14日,陈寅恪从成都返昆,准备不日启程赴英。在昆小住期间,故旧门生纷纷前来探望。闻、朱即是在此种情况下趋访这位阔别五年之久、年长十岁左右的老同事的。

两本日记表述不同处,有一种常见情况:两版各有删略,合观方见完整。此处分别叙述的“约余陪往”和“期望能与一多谈心”,显然不属这种情况,也就是说,闻约朱一起看

望陈,朱期望与闻谈心,两事不可能同时发生。闻朱几乎可以朝夕见面,两人谈心机会很多,何必非要趁看望陈时来谈呢?因此,事实要么是“闻约朱同住”,要么是朱未被约访,他只是“期望与闻谈心”。两种表述应为对同一英文句的不同翻译,其中一本有误解和附会。

闻朱交往密切,从日记可以看出:1932年9月起闻一多身影始现,其后不绝如缕,凡150次以上。仅从1945年暑期到本日,就有频繁的交往记录:6月21日,“访一多,未遇,将试题交其夫人。”22日,“上午访一多未遇。”23日,“上午至清华办公室,并访一多。彼告以四接头语。”29日刚抵成都的朱自清有信致闻。7月8日,“29日自成都致信闻。”7月17日,“上午访一多,未遇。得闻太太许,阅一多手稿,资料丰富,很受启发。”事实上,两人相交日久,彼此熟知,在此时突然说“彼冷冰冰。我大概是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人”,实在显得突兀。

关于翻阅闻一多手稿一事,朱自清在回忆文章中曾详细提及:“去年春间有一天,因为文学史上一个问题要参考他的稿子,一清早去看他。那知他已经出去开会去了。我得了闻太太的允许,翻看他的稿子;越看越有意思,不知不觉间将他的大部分手稿都翻了。闻太太去做她的事,由我一个人在屋里翻了两点多钟。闻先生还没有回,我满意的向闻太太告辞。”

家人可以毫不见外地允许他在主人不在时随意翻阅手稿,这十分符合闻朱的密切关系。朱自清向来对闻敬佩有加,无论日记的“很受启发”,还是回忆里的“满意”,都体现出这种敬佩态度。且不说1945年的闻一多已经以热情似火的斗士形象闻名,不太可能对老友有超出限度的冷遇,即使他偶尔冷落了朱自清,也很难想象朱在同一天内,上午才阅其手稿,启发甚多,备及满意,下午就会因对方冷遇而耿耿于怀。

至于陈寅恪,虽然此时朱自清与他相识近二十年,同样十分推重,但因不在同一学系,又有十岁的年龄差距,两人的亲密程度也就远不及闻、朱之间。据统计,陈寅恪在朱自清日记中出现约40次,其中还有过不太愉快的记录。1936年10月22日:“昨日陈寅恪电话,询问俄裔投学报翻译哈佛大学某杂志发表《韩愈与中国小说》一文之原稿,是否准备采用。因不易决断,故答以不采用。然恐已造成问题矣。”当时朱自清兼任《清华学报》编辑,陈寅恪的稿子最终没在《清华学报》发表。这对陈寅恪来说也许未足挂怀,但朱自清既有了“恐已造成问

题”的担心,这种担心就难免不在日后交往中留下阴影。在陈寅恪离开联大的五年中,朱自清日记里偶尔间接谈及他,仅有的见面记录是1944年暑期朱自清在成都度假期间两访陈寅恪,均极简略。

在此一年后,陈寅恪重回昆明,朱自清访问拜谒,即便完全出自礼节性的,也是必要和必然的。朱自清提前一个月就“闻寅恪将去英国”(日记1945年8月7日),当天他又明知闻一多访陈,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只是记下“闻一多访陈”这一事实?而在陈寅恪居留时间短暂、访客盈门的情况下,同事友好二人相携趋访也属合情合理。陈寅恪频繁待客,恐难以做到始终热情;在朱自清方面,“彼冷冰冰。我大概是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人”或“甚冷淡,余无法引起谈话”,这种腹诽之言针对有一定心理距离、阔别时间较长的陈寅恪说出来,就毫无干扞之处。因此,闻一多约朱“同住”访陈的可能性远大于朱自清“期望能与一多谈心”的可能性;让朱自清感到冷落的,是陈寅恪,而不是闻一多。

现在来关注王瑶译本所缺的那句:“拒绝江清关于邀请邵、孙、沈及卡尔·陈的建议。此数人中,我只喜欢孙,拟往看望,与之话别。”

9月21日,陈寅恪启程,朱自清送行:“寅恪与其他数人今日动身去加尔各答,上午送别之。”据《陈寅恪年谱长编》,陈寅恪的同行者是邵循正、孙毓棠、沈有鼎、洪谦。这正是朱自清日记中提及的名单,其中的卡尔·陈正是陈寅恪本人。显然,浦江清有与朱自清默契设宴饯别之意,而朱自清拒绝了,原因是“此数人中,我只喜欢孙”。可见,陈寅恪不在朱自清“喜欢”之列。这又为前述结论添一心理佐证——对朱自清来说,看望陈寅恪、为他送行都是起码礼节,不能不为;至于宴请则能免就免,除非是自己“喜欢”的人。

卜肇慧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》和闻黎明《闻一多年谱长编》均对朱自清日记多所援引,用的都是全集本。在1945年9月17日这一天,卜先生据朱自清日记叙述“下午,闻一多看望先生”一事,就把二人携往的事实遮盖了。闻黎明同样在9月17日条中引述了朱自清日记,但仅限于“阅读手稿”一事,对后文的“冷冰冰”一事只字未提。我相信闻黎明先生面对朱自清日记这一行记述一定有所踌躇;而最终或是出于对真相的怀疑,或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心理,就略而未提。现在,我们对勘两本日记,既还原了事实,又为闻一多先生的稿子最终没在《清华学报》发表。这对陈寅恪来说也许未足挂怀,但朱自清既有了“恐已造成问



黛玉埋香

顾炳鑫/绘

说“泪点”

□ 王兆贵

不知从何时开始,“戳中泪点”一词流行起来。我原以为这是当今媒体创造出来的新词,经查阅方知,朱自清提前一个月就“闻寅恪将去英国”(日记1945年8月7日),当天他又明知闻一多访陈,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只是记下“闻一多访陈”这一事实?而在陈寅恪居留时间短暂、访客盈门的情况下,同事友好二人相携趋访也属合情合理。陈寅恪频繁待客,恐难以做到始终热情;在朱自清方面,“彼冷冰冰。我大概是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人”或“甚冷淡,余无法引起谈话”,这种腹诽之言针对有一定心理距离、阔别时间较长的陈寅恪说出来,就毫无干扞之处。因此,闻一多约朱“同住”访陈的可能性远大于朱自清“期望能与一多谈心”的可能性;让朱自清感到冷落的,是陈寅恪,而不是闻一多。

现在来关注王瑶译本所缺的那句:“拒绝江清关于邀请邵、孙、沈及卡尔·陈的建议。此数人中,我只喜欢孙,拟往看望,与之话别。”

9月21日,陈寅恪启程,朱自清送行:“寅恪与其他数人今日动身去加尔各答,上午送别之。”据《陈寅恪年谱长编》,陈寅恪的同行者是邵循正、孙毓棠、沈有鼎、洪谦。这正是朱自清日记中提及的名单,其中的卡尔·陈正是陈寅恪本人。显然,浦江清有与朱自清默契设宴饯别之意,而朱自清拒绝了,原因是“此数人中,我只喜欢孙”。可见,陈寅恪不在朱自清“喜欢”之列。这又为前述结论添一心理佐证——对朱自清来说,看望陈寅恪、为他送行都是起码礼节,不能不为;至于宴请则能免就免,除非是自己“喜欢”的人。

卜肇慧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》和闻黎明《闻一多年谱长编》均对朱自清日记多所援引,用的都是全集本。在1945年9月17日这一天,卜先生据朱自清日记叙述“下午,闻一多看望先生”一事,就把二人携往的事实遮盖了。闻黎明同样在9月17日条中引述了朱自清日记,但仅限于“阅读手稿”一事,对后文的“冷冰冰”一事只字未提。我相信闻黎明先生面对朱自清日记这一行记述一定有所踌躇;而最终或是出于对真相的怀疑,或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心理,就略而未提。现在,我们对勘两本日记,既还原了事实,又为闻一多先生的稿子最终没在《清华学报》发表。这对陈寅恪来说也许未足挂怀,但朱自清既有了“恐已造成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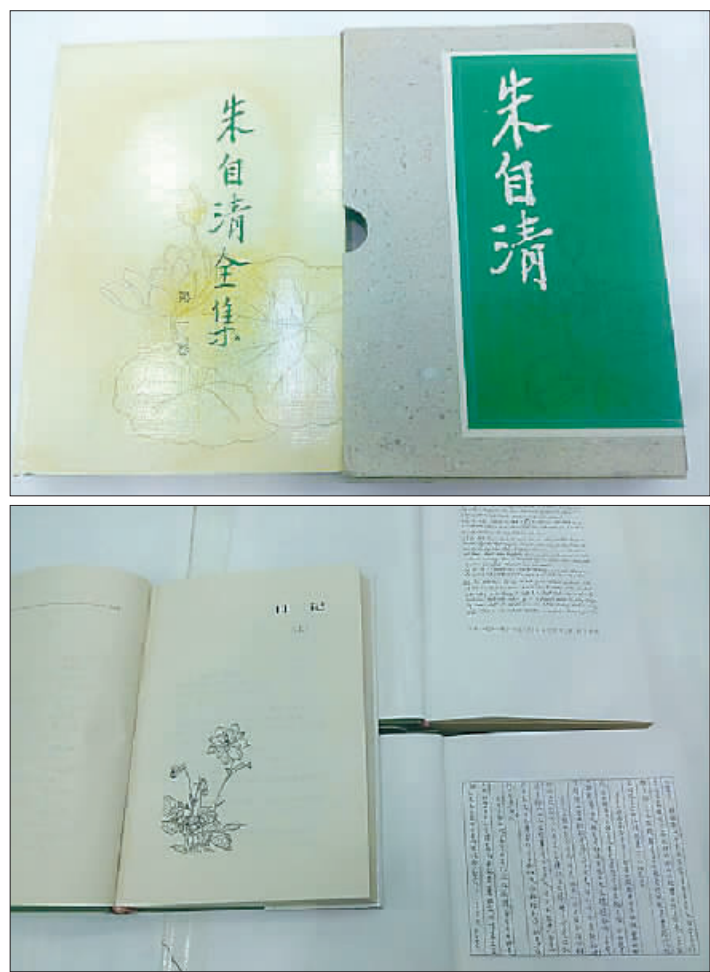
者。所以,荀子说:“故好书者众矣,而仓颉独传者,壹也”。史上最惹人泪的哭泣非孟姜女泪点即泪腺,通过分泌泪水来润泽保护眼睛,平时分泌的少量泪水通过鼻咽管流入鼻腔,随着呼吸蒸发了。当人在激动时,泪水的分泌陡增,鼻咽管流淌不及,于是便夺眶而出。所谓戳中泪点,就是现实事件或艺术作品中的某个细节,触动了人们大脑中最为敏感的敏感神经。

人生自古谁无泪,只是未到动情处。即便是铁石心肠,也有泪点崩溃的时候。流泪这件事,是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喜怒哀乐,除去生理反射外,但凡情不自禁,那无色透明的弱酸性液体就要往外涌,只不过情态及程度不同而已。轻者泪光闪烁,重者涕泗横流。

《水浒传》将哭泣分为三类:有泪有声谓之哭,有泪无声谓之泣,无泪有声谓之嚎。哭泣的表现,也因情态不同而各有泪点。譬如,眼眶泪湿,转过脸去不忍再看,称为恻隐之泪;为了不惹人心伤心,强抑酸楚,叫作咽泪装欢之泣;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欲零还住,称为缠绵之泪;满脸无辜,哭声渐次上扬,这叫委屈之泣;无颜相向,垂首哽咽,这叫愧悔之泪;突如烟花,泪流满面,这叫喜极而泣;两眼发直,泪水如断线珍珠,这叫怔忡之泪;捶胸顿足,一把鼻涕一把泪,这叫悲愤之泣……不同方式的哭泣,反映的情感也不同。归结起来,不外乎伤心与高兴两种,而因为悲伤居多。籍不识原泪点,而是因为爱恨遭奸诈,问天天不语;贾谊泪尽而亡,是因为他秉性高傲,不肯屈服于命运;孔子连呼天丧子,是因颜回短命而亡,乃痛惜得意门生的惋惜之泪;阮籍大放悲声,是因为内心一片荒漠,乃感怀时世的穷途之哭;黛玉抛珠滚玉,是因为“今生愿与君同死,乃痴情伤感之泪;颌笑台举声一号,吐血数升。殡葬时,照常吃肉喝酒,谈别的话语说完,又是举声一号,吐血数升,身体受到很大伤害,以至骨瘦如柴,几乎丧命,真正是椎心泣血。

问世间泪为何物,直教悲喜相与。心理学家威廉·弗莱推测:泪水源于情感的累积,排出体外可恢复心理和生理上的平衡,有益于健康。真情的泪水来自内心感动,与慈悲相伴随,与激情共潇洒。清代刘鹗说:“盖哭泣者,灵性之现象也。”当压抑的心扉被撞开,脆弱的神经被碰触,伤感的弦被拨动,酸楚的穴位被击中,凡此种种,“不抛眼泪也无由”。

(作者系作家)



朱自清全集

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版

文学与治疗

□ 朱美禄

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学接受来医病的最早记载,见于枚乘《七发》一文。文章称楚太子有病,吴客往问之,“说七事以启发太子”。所说七事分别为:音乐、饮食、车马、游观、田猎、观涛以及要言妙道。前六件事为生理感官的刺激,但对太子疾病并没有起到治疗效果。吴客最后祭出要言妙道的法宝,“若庄周、魏牟、杨朱、墨翟、便娟、詹何之伦,使之论天下之精微,理万物之是非,孔老览观,孟子筹之,万不失一。”不料到一听圣人辩士之言,楚太子“溘然汗出,霍然病已。”

假如说这只是文学虚构,尚不足为凭的话,那么再来看看正史中的记载。《汉书》中说太子刘爽身体欠安,“苦忽忽善忘,不乐”,于是汉宣帝“诏使褒等皆太子宫虞侍太子,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作。疾平复,乃归。”王褒以诵读他人和自己的佳作的方式治好了太子的病,应该信而有征。

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引《典略》道:“(陈)琳作诸书及檄,草成呈

胸襟受到荡涤,不仅治好了头风病,甚至连耳聩病也治好了。而贾岛则说“一吟动狂机,万疾辞顽躬。”这是《投孟郊》一诗中的两句,贾岛称读了孟郊的诗歌之后,百病皆愈,身体康泰。因为诗歌是呈给孟郊的,除了夸张之外,其中的趋承取悦也隐约可见。

当然,对文学接受可以治愈头风病提出质疑的也不乏其人。唐李穀有诗道:“岂有头风笔下痊,浪成蛮语向初筵。”李穀的质疑,恰证明文艺治愈头风病业已成为流行的说法;李穀质疑的目的,只不过是想像翻案文章而已。

文学接受治疗头风病经过历史积淀便成了一种母题,后来的文人对此多有书写。元稹说“顿愈头风疾,因吟口号诗。”白居易宣帝“诏使褒等皆太子宫虞侍太子,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作。疾平复,乃归。”王褒以诵读他人和自己的佳作的方式治好了太子的病,应该信而有征。

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引《典略》道:“(陈)琳作诸书及檄,草成呈

文学医病,和文学的审美功能有关。美国评论家苏珊·桑塔格曾经指出,“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,其一属于健康王国,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。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,但或迟或早,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,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。”“被打入疾病王国的另册之后,难免会遭受歧视,而接受文学治疗便可以重返健康,岂不快哉?所以孔子倡导“游于艺”,何尝不是生命通过文艺自救的一种方式。

文学医病,和文学的审美功能有关。美国评论家苏珊·桑塔格曾经指出,“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,其一属于健康王国,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。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,但或迟或早,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,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。”“被打入疾病王国的另册之后,难免会遭受歧视,而接受文学治疗便可以重返健康,岂不快哉?所以孔子倡导“游于艺”,何尝不是生命通过文艺自救的一种方式。

(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教授)



连环画《华佗与曹操》封面图

费新福/绘

学林新语

□ 周维强

史学家何炳松,浙江金华人,曾做上海的暨南大学校长,有一次请堂弟何炳松吃饭,何炳松多叫了一碗火腿汤,是由吕班路云南饭店做的。何炳松边吃边谈,说:“我们金华人应该说只有金华火腿好;宣威腿也自有它的特长。”何炳松后来云:此事虽琐碎,但亦反映了堂兄炳松没有成见,事事力求客观公正。

高步瀛先生在北大国文系授课,在《文选》课上,学生孙楙楙问:“密斯点儿冯宝麟,你有什么意见?”

(作者系浙江教育报刊社总编辑)

上的一个观点,高先生对孙的看法大为称赞,在课堂上公开讲:“还是北大、北师大有好学生。”

冯宝麟,即后来有名的哲学家冯契,出自农家,性格内向,在清华念一、二年级时就不声不响地啃大本的西文版的康德和斯宾诺莎著作。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课,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致的时候,总是向班上说:“密斯点儿冯宝麟,你有什么意见?”

(作者系浙江教育报刊社总编辑)

本版投稿邮箱:gmgoodtaste@163.com